

鳴鶴

著 銓 陳



大 東 書 局 印 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歸

鴻

定價國幣二千元

(外埠酌加郵運包紮費)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著作者

陳

銓

發行人

陶

百

川

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

印刷者

大

東

書

局

發行者

大

東

書

局

發行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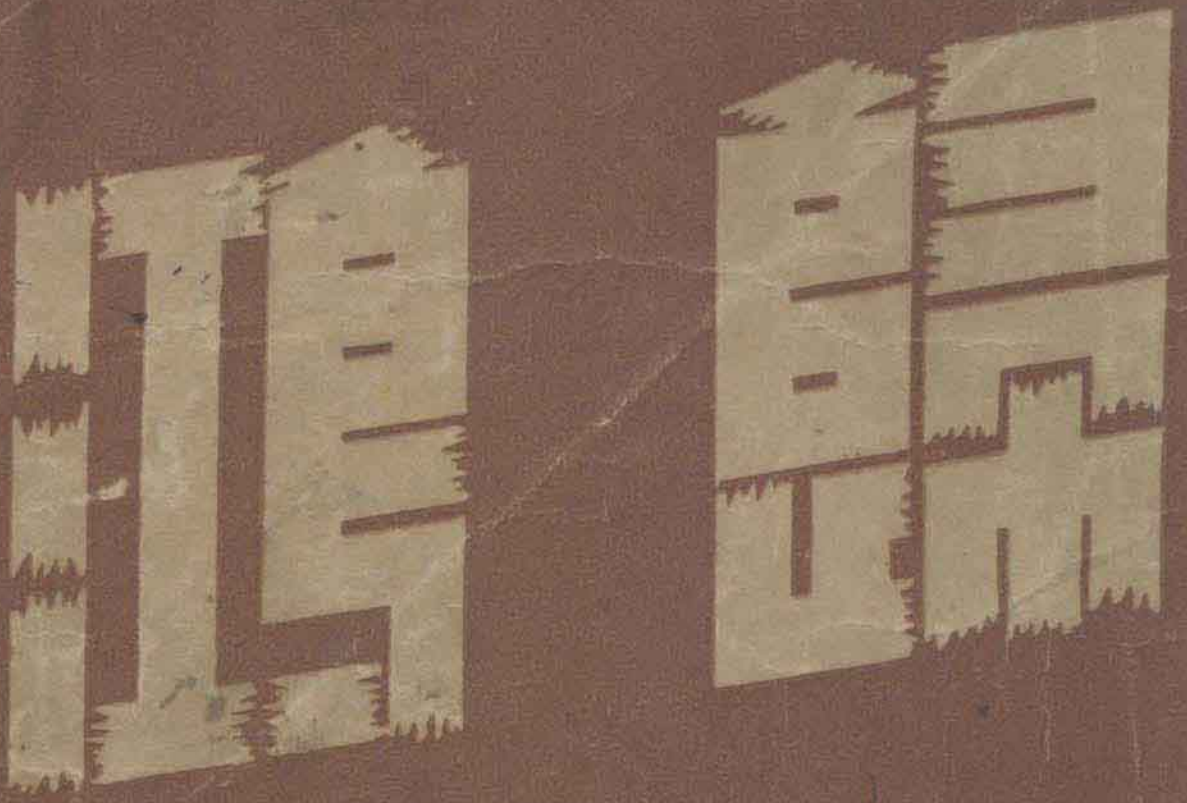
大

東

書

局

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



著 銓 陳



行 印 局 書 東 大

原书缺页

片上那個老女人會是她，玉蘭說，她照了一個怪樣子！

時間久一點，友于成了他們家裏的一個人。父親白天到北站去辦公，友于陪着老太太談一些家常的事情。老太太常常說，友于能夠體貼人，比她的兒子好。父親回來聽見，笑老太太太不客氣。那一天老太太又提到這一句話，玉蘭笑對友于道：「媽媽既然這樣喜歡你，你爲什麼不拜給她呢？」

母親立刻說玉蘭不懂規矩。友于心裏本來有一句話，已經湧到嘴邊，但是想一想，不好意思，不說了。

玉蘭最喜歡數學，常常要她的哥哥幫忙，哥哥不喜歡人打攪他，說玉蘭討厭。玉蘭氣了，說：「你討厭我，我也討厭你！」友于問：我可不可以幫忙，玉蘭說：「當然可以，只要你不和哥哥一樣。」

平心而論，友于對於數學，並不喜歡，不過玉蘭要問他就不能說不喜歡的話。

一個月的時間，轉瞬就過去了。友于覺得住久了不好意思，打算要回北平。一家都留他。母親特別下廚房去作湯圓，這是友于最喜歡吃的東西，主人的隆情盛意，頗使客

人不安，然而恭敬不如從命，只好留下。

玉蘭雖然說十四歲，家庭的事情，非常清楚，替母親分許多的勞。有時大家正在談天，忽然門鈴一響，玉蘭就像射箭一般地跑出去，三言兩語，就把來人打發走了。

玉蘭的舉動異常之快，脚步却異常之輕，好像絲毫不費氣力。她忽來忽去，杳渺無痕。有時大家正談到她，她已經立在面前。

玉蘭說話極快，極清楚。她的嘴，小小的，嘴唇薄薄的。友于喜歡聽她說話，尤其喜歡看她說話，因為說話的時候，她嘴唇的動作，特別輕靈。

她喜歡笑，偏偏家裏又有一個極好的笑料，就是他們的老媽子。這位老媽子已經五十多歲，幫了三十幾年，大家仍然叫她「新來的」。「新來的」作事最慢，耳朵又聾，玉蘭老把她來開玩笑，惹得大家笑。

玉蘭笑的時候，老用手遮住嘴，假如不遮嘴，她喜歡用牙齒咬住下唇。

暑假完了，友于同他的朋友，準備回校。臨行的時候，父親母親再三叮囑，寒假再來。友于只好答應。

在收拾行李的時候，有一個機會，和玉蘭單獨在一塊兒。友于說：

「你母親老勸我寒假再來，到底我應不應該來呢？」

「有什麼不應該？」

「你不討厭我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！」

玉蘭一轉身不見了。

到車站玉蘭陪着去，哥哥買票去了，友于又說：

「二妹，你真的討厭我嗎？」

「真的討厭！」

「那麼我寒假不來了？」

「爲什麼不來？媽媽頂高興你的。」

沉重的火車，載着沉重的心回到北平。

友于心裏似乎有許多感傷。有時看書，看電影，同朋友談天，忽然一陣心酸，眼淚欲奪眶而出。他素來最恨男孩子流淚，此時內心充滿了羞慚。

他更喜歡文學，他決心以文學爲終身事業。課餘之暇，他放手寫一些詩歌，覺得不好，又着手寫長篇小說，仍然不覺得高明。他明明知道二十一二歲的年青人，不會創作出什麼了不起的東西，但是看看時下知名之士的作品，他又非常自負。

寒假到了，重新來到天津。一家人都高高興興地歡迎他。玉蘭一刻不停地跑進跑出，不知道在忙些什麼，友于一晚上都沒有清楚看見她。

整晚上睡不着，快天明的時候，到熟睡了。

朦朧中聽見「新來的」擺碗筷的聲音，一翻身起來，看鐘已過九點。幾下把鞋襪衣服穿上，開門出來，玉蘭一面吩咐「新來的」打洗臉水，一面對着他笑。

「二妹，你笑我嗎？」

「我沒有笑你。」

「你笑我起得太晚，是不是？」

「不是。我笑你身邊沒有帶一個鬧鐘。」

「真刻薄！將來有機會，我一定要買一個鬧鐘來送你。」

「爲什麼不呢？我就是喜歡有一個鬧鐘？」

友于想了一想，不再說話了。

晚飯後，父母親都休息去了，三個人還圍着火爐談天。友于忽然說：

「二妹，你要的東西，我已經買來了！」

「什麼東西？」

「你先得答應我，你不給我釘子碰！」

「那一定給你釘子碰！」

「那麼就算了罷。」

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玉蘭的哥哥問道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！」玉蘭說。

「二妹，真的不能給我釘子碰呵！」

「好罷，你拿出來瞧瞧，倒底你搗的什麼鬼？」

友于房裏，拿了一個大紙包出來。雙手交給玉蘭。玉蘭用手一捏，只覺得是一個方盒，沉沉的，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呢？

她解開一層紙，還有的幾層。忽然她心裏明白，不解了。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你知道什麼？」玉蘭的哥哥問。

「不關你的事！」

她回身就跑了。

友于滿心高興。等了好一陣，玉蘭不轉來，他們也進房睡覺。

第二天，母親代表玉蘭謝謝友于，難爲他這樣關心。

玉蘭在旁邊只是笑。

第三天，母親忽然病了，病得很利害。請醫生來看，一連兩劑藥不見效。據說是肝

氣痛，痛起來滿床亂滾。

中醫不見效，又請西醫，打針、吃藥、依然不見效。一家都很着急，友于也坐立不安。

老人的病，看看不行了，父親吩咐準備後事。但是到晚上，似乎又鬆一點。她把玉蘭兄妹，先後叫進房裏，說了許多話，最後又請友于進去。她口口聲聲說，她不會起來，希望友于將來多多看照他們兩兄妹。

友于說了許多安慰的話，老人似乎很高興聽。

又繼續挨過了三天，忽然病有轉機了。四天以後，又重新出房。

病好起來，老太太對友于特別客氣。每頓飯她都留心，惟恐菜不夠，又愁菜不好吃。

風平浪靜地過了幾天，又到開學的時候。

友于心裏覺得有許多話要對玉蘭說，但會面的時候又無從說起。

等到再度離開天津的時候，友于的心，比從前更加沉重了。

(三)

回校以後，友于專心從事他的長篇小說。在暑假前，二十萬字的巨著，居然成功。先生稱賞他，同學羨慕他，書店給他出版，社會上博得好評，青年作家的幻夢，能夠算實現了嗎？

他寫了一封信，寄了一本書給玉蘭，玉蘭沒有回信。

他同他的朋友，要到美國留學去了。臨走時又來到天津。

一切同從前一樣。玉蘭照樣地歡迎他，但是對於他的作品，始終沒有一句話。

他內心感覺失望，說話不出口來。

玉蘭不斷地來問他的數學，他勉強回答她。他心裏奇怪，爲什麼玉蘭偏偏要喜歡這門科學呢？他想起英國小說家哥爾斯密斯的話：「數學是智力中最下流的。」滿心不樂。

「二妹，你將來想學什麼？」

「我想學自然科學。」

「你不喜歡文學嗎？」

「文學也喜歡，但是同我性情不相近。你知道我們一家人，都是科學的。父親是這樣，兩位哥哥也是這樣。」

友于不能再問下去了。

臨行的前一天，一家人都依依不捨的。友于心裏苦悶得慌。他對玉蘭說：

「二妹，我們以後通信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到好，只是我不會寫信。」

「你太客氣了。」

「這到不是客氣，以後你就知道了。」

在上海等了二十天的船，友于老是愁眉不展。最後他一個人跑到西湖去住了幾天。美麗的湖山，令他心胸爲之一暢。

在船上認識一些男女。有一位廖女士，特別垂青他。這位女子雖是廣東人，却說一

口的好官話，瓜子臉，大眼睛，喜歡穿一件紅衣服。友于很喜歡她，她也很喜歡友于，兩人不久就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
他們一塊兒吃飯，一塊兒喝茶，談天、散步、下棋、在月光的晚上，他們並肩憑欄，夜深都不回寢室。

在舊金山下船的時候，出乎意外的，有一位青年男子來迎接廖女士。等廖女士替他們介紹，友于便知道他是廖女士的丈夫。

當天晚上，友于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玉蘭，說了許多感情話。他說他整個的時間，都在想念她。信寫完，重新看一遍，覺得臉上有點發熱。

第二天第三天，繼續又寫了兩封懇切的信。

到紐約進大學，他苦悶得發慌，不斷地寫信給玉蘭，把他親自替玉蘭照的像片，放在書桌上，朝夕地想念她。

一個多月以後，玉蘭的回信來了。他一陣的狂喜，手拿着信，有點戰顫。但是打開一看，裏面一共四行。像一個電報，更像一位屬僚對長官問單的報告書。一點話不上發

揮，更找不出任何的感情。

他又寫了許多的信，每一個月，不多不少，一定有一次回音，還是那麼簡單，冷淡，無趣味。

他的心漸次涼了。照樣每一個月，寫一封信，但是也沒有引起任何的怨言。

同宿舍有幾位中國學生，看見他無聊，約他出去跳舞，認識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。

有一天晚上，幾對青年男女。飲酒狂歡。中夜後，一個個七歪八倒地躺在地板上。

在友于旁邊的，是一位年將三十飽經世變的女人。在糊裏糊塗的景況中間，友于的人生經驗，忽然踏入了一個新的階段。

第二天起來，心中懊悔萬分，恨不得毀滅了自己！

幾次提筆想寫信給玉蘭，再沒有勇氣。後來索心橫了心，一切置之不理。

玉蘭發的一封信，寫得很長，很悲痛，這是他們彼此通信以來，最富於感情的一封信。

友于搖頭嘆息。忽然滿心憤怒，把信撕成粉碎！

(四)

以後五年中間，遠涉重洋，踏遍歐美，過一切狂放的生活。悲觀、頹廢、醉生夢死，然而心靈深處，隱含一種失望的悲哀。

有一天晚上在柏林，他看一陣書，非常疲倦，已經上床睡覺。忽然他發狂似地，披衣起來，不顧寒冷的北風，走出門去。

他信步所之，走了一個多鐘頭，頭腦漸漸清楚，準備要回去。路過一家跳舞場，輕微的音樂，使他停步。他買了一張門票進去，裏面男男女女，坐了許多的人。

他開了一瓶酒，一人自斟自飲，一回頭，看見旁邊有一位年青的女子，美得像一張畫片。他走上前去，要求她跳舞，女的答應了。

跳完以後，他問她可不可以到他桌上來，一塊兒喝酒。女的說，她不願意喝酒，願意晚餐，友于說當然可以，立刻叫了一份。女孩子很高興地吃，友于坐在對面仔細審視

她。

「我有兩天沒有吃飯了。」

「你是幹嗎的？」

「還用問？失業的工人？」

「你作什麼工？」

「店員。」

友于不願意跳舞了，坐着陪她談天。那樣年青，那樣天真，在這樣場所，友于從來沒有碰見過。

「我到願意和你多談談。」

「你談好了。」

「這兒不好。」

「那點不好呢？」

「因爲人太多。」